



夏日

□ 孔伟建



天气预报说,近期将持续高温,局地会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尽管如此,我每天晨跑的习惯依然坚持着。

既是高温的话,我索性早起,趁凉快活动一下筋骨。每天凌晨我4点多起床,还是沿着原来的老路线,沿环城水系跑到东环,去看看那块为数不多的农田。

当我跑到那块农田时,田地里已看得见农人了,地头放着自行车或电动车。

草归垛,粮归仓,该收的已收,该种的已播种。

小麦收割完了,田地里依然呈现出倔强的麦黄色。新种的玉米或大豆发芽了,在麦茬之间露出嫩绿色的芽儿。

几家在用抽水机浇地。

农人合着节气的拍子,在时令里播种收获,下下都打在鼓点上。路边各家开垦出来的小地块里,种下了芝麻、棉花、绿豆、地瓜,这些长相不同的作物,在这里汇聚,在于农人的几个月相处之中,给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收成。

拐角处的一块地,今年第一次种了西瓜,碧绿的瓜秧将田地覆盖得严严实实,枝叶间藏着一个个碧绿的带着花纹的滚圆的西瓜。一辆破面包车一直在地头停着,作了瓜农看瓜的居所。

有几次经过时,我看见一个50岁上下的妇女,在地里弯腰忙碌着。种瓜是需要下大功夫的,需要对花、打叉子、常浇水,缺功夫是不会有好收成的。

人勤地不懒,相信不久这块瓜地会有好收成。



前一日,黄河滩区的一位老同学打电话说,滩区西瓜熟了,约我开车去拉瓜,我欣然前往。

西瓜喜沙地,滩区多河沙,种出来的西瓜瓜瓢沙甜,口感很好。

天公作美,那天多云,不算太热。还是去年那块地,去年拉瓜的情景如在眼前。

吹着来自黄河岸边的夏风,晒着时隐时现的太阳,置身冒着热气的瓜地,看着搭在地里的看瓜草棚,听着划过头顶的声声布谷,顿觉仪式感拉满。

上班路上,需要穿过一个长长的菜市场。每天早上路过时,菜市场都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绝于耳的叫卖声、讨价还价的吵闹声、菜刀碰撞砧板的声音,无不彰显着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气。

盛夏是瓜果蔬菜的狂欢季,酸甜苦辣的口味,俱在菜市场。此时节,酸是复杂而调皮的,杨梅、菠萝、李子,各有各的特色,又都酸得恰到好处,不可替代。甜是少不了的,圆圆的大西瓜,披着青翠的绿衣裳,轻轻一敲,甜出了声音;金黄的大芒果,凑近闻一闻,甜香袭人;带着露珠的葡萄,饱满莹润,尝一粒,清甜多汁。苦也不甘落后,成为“下火”主角,新鲜饱满的莲子,生吃、煲汤、泡茶都别有一番风味;满身疙瘩的苦瓜,自带气场,清热祛暑,清心益气。辣也轮番登场,“冬吃萝卜夏吃姜”,表皮光滑的嫩姜、皮厚肉坚的老姜,各辣其辣;线椒、螺丝椒、尖椒、二荆条、皇帝椒、朝天椒,辣椒有性格,辣椒火辣。

许是从小在乡下长大的缘故,每次从菜市场路过,我都有种莫名的亲切感。穿梭在五颜六色的瓜果蔬菜中,我仿佛回到了童年。记忆里的夏天,是物产丰饶的季节,自家地里的各类瓜果蔬菜摘了一茬又一茬。整个夏天,我都在享受着自然的馈赠。

最难忘的是庭院里的那架葡萄,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洋气的名字,皮薄肉甜,朴实醇香,多年以来,始终是我心目中的水果“王



瓜是他家亲戚承包的,他给帮忙料理。每年芒种前后西瓜丰收时节,他都会约我吃瓜,顺便带几个回来。

今年天旱,西瓜更甜,味道赛蜜。他在地里挑了个大个头的瓜,在地头,几个人便大快朵颐,直呼过瘾。

西瓜性寒,温凉解暑,是夏日里很好的水果。文天祥在《西瓜吟》中说: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

朋友种瓜多年,堪称行家,上手给我挑了十几个不大不小的西瓜,将后备箱装满了,够我吃一阵子的了。



我们当地产一种叫做脆瓜的瓜,不知如何得的名,大概是因为这东西吃起来口感清脆。这名字好好好记好懂,很接地气。至于学名是啥,没人追究。

脆瓜体型不大,一斤上下居多。瓜皮黑色,也有青绿色的,占少数。脆瓜当水果生吃,酥脆爽口,甜丝丝的,远比黄瓜味道好。佐以蒜泥,凉拌味道也比黄瓜好。

我的几个久居外地的亲戚,因从小在本地长大,对这种瓜情有独钟,每次回来,只要是赶上产脆瓜的时令,总要到集市上或超市里买些过过瘾。回去时,还要随车带走几个。

他们说,这东西,在外地见不着,买不到。

或许,几个脆瓜,可慰些许乡愁。



夏天的周末,只要有空闲,我爱骑车到附近几个村里转转。

阳光炽烈,叫不上名字的藤蔓爬上某一荒寂的院墙,爬上院子里的老树,爬满院子里的角角落落,难有容脚之处。榆树、柳树、槐树,在院子各处恣意生长,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杂草,几乎将院子变成了林子,错落参差地争抢着阳光。

热气蒸腾的气息,生命奔腾的气息,草木腐朽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在空气中氤氲,将我无声地包围。

绿意浓深,主人不在,小院俱寂。只有蝉声嘶鸣,或高或低……

者”。伴随着浓浓的烈日,高产的葡萄,一串串挂满了庭院,我和母亲把采摘好的葡萄挑去街上卖,不用吆喝,一会儿就被一抢而空。卖上几轮,秋天上学的学费就慢慢凑齐了。

同样高产的还有豆角,细细长长的豆角,迎着烈日疯长。吃不完的豆角,特别适合拿来做法菜。清晨,当露露在叶尖的时候,我和母亲去地里采摘豆角,收获满满一篮子后回家。火辣辣的太阳,高悬头顶,我和母亲搬个小板凳坐在树荫下,一起将豆角掐头去尾,清洗干净后,铺在簸箕里晾干水分。阳光一寸一寸转移着脚步,母亲把晾干后的豆角放进坛子里腌制起来,放在楼梯间的阴凉处。半个月后,待到青绿的豆角转为黄色,就可以拿出来吃了。抓起一根,清嚼一口,酸且脆嫩。酸豆角剁碎,在油锅里翻滚一下,加入肉末,撒上蒜末、葱花,就成了我最爱的酸豆角炒肉末,开胃下饭。

新摘的丝瓜,带着隔夜的露珠,尾部的小黄花依旧水灵;紫色的茄子,泛着晶莹的光,鲜亮溜滑;一束束混在菜市场中的荷花,把嘈杂的菜市场,点缀得像诗一样明媚艳丽……卖菜的摊贩在热情地吆喝,买菜的人在精挑细选,每一个人都努力地在活着,每一个样瓜果蔬菜都那么富有感染力。

踩着盛夏清晨的阳光,沿着长长的菜市场,走着走着,熟悉的乡野气息,裹挟着童年的记忆,奔袭而来;走着走着,鲜活的爱,烟火的能量,缓缓注入了心底,脚下的步子也变得更为愉悦。

20世纪60年代,我们农村偏远的小村庄前,有一条白净的沙子公路,由东到西,连接着外面的世界。

那年我五岁,还不懂这些,只是听奶奶和母亲一遍遍念叨说,这个春天,青草发芽的时候,你新疆大姐和姐夫要回老家了。她们还说,你大姐从小在老家住到10岁,想老家啊!

应该是收到大姐的来信了吧,说要回老家看看,这可是天大的喜讯!

得到这个消息,奶奶和母亲开始张罗着为大姐打扫一间干净的屋子,好让大姐和姐夫有个安歇之地。曾记得,为了给大姐安排房间,奶奶硬让我和哥哥姐姐挤在一起,为此,我还哭过鼻子。

从奶奶和母亲的念叨中,我知道了大姐的一些情况。

奶奶一共生下伯父和父亲两个儿子。1955年,伯父伯母一家远离家乡去新疆谋生,大姐那时才10岁。大姐10岁之前,由奶奶和母亲抚养。大姐享用过母亲上炕捉的喷香的蚂蚱,享用过母亲用炭火烤熟的香喷喷的地瓜,跟母亲学会烤饼子、缝补衣裳,听奶奶母亲讲那些老掉牙的故事。



寻找一匹马

□ 王彪

跟团旅行,省去了一人旅行的麻烦。地势在抬升,遮天蔽日的草木在身后纷纷后退塌陷。人群离我越来越远,草原越来越远。我向草原更深处走去,寻找一匹马。

牧草低垂,把大地捂得严严实实,一直与天际相接。牧草柔顺,像马背上浓密的绒毛,风一阵阵吹过,在草原上激起连绵起伏的波纹。在风温顺盘旋的地方,马场圈住一块草地,把马群的野性栓牢在一根根木桩上。

看到我们到来,马群一阵骚动,有的用蹄子敲击地面,有的摇晃脑袋,打着响鼻,还有的把两只前蹄举在半空,扬起鬃毛,极力发出点动静,引起大家的注意。它们有些迫不及待,期待有人解下缰绳、佩上马鞍,将它们领走。

养马人老李也这样期待。

老李是草原的原住民,从年轻时就跟着兄长经营马场。他的脸膛沟壑纵横,暗紫发亮,那是草原的风霜和强烈的紫外线对他辛劳的认定。每逢有人问他年龄,他总笑吟吟地说:“五十啦!”他的同事老孙会打趣道:“别人每年十八,他每年都是五十。”没有人打破砂锅问到底。

老李深谙马性。他为我挑选了一匹年轻的黑马,一边装配马辔、马鞍,一边让我跟马亲近亲近。我凑近它,它也把头挪向我。我们互相打量对方、琢磨对方。

这是一匹刚成年的雄马,目光炯炯,性格温顺,形体优美,浑身透出一股沉稳的力量。它通体黑色,算得上是骟马,属于良马的一种。传说,周穆王乘坐马车巡游西方,驾车的四骏中有一匹叫温骊,应该就是这种马。马场汇集了北方、西北的马匹,它是西域马的后代,还是蒙古马的子孙?连老李也说不清楚。

我抚摸它的鼻梁、额头、脖子和背上的鬃毛,它始终很安静,一点没有像其它的马那样躁动。在我的触摸下,马闭了一小会儿眼,仿佛有些陶醉,然后将头靠上我的肩膀。这时,老李才把缰绳的缰绳交到了我手上。

踩马镫,跨上马,我就是黑马临时的主人。老李还陪我走了一段。他给我拉闲话,说了从外形、体色分辨良马的冷知识。马分为骟、骊、骠、骠等将近五十个品种。项羽的坐骑叫乌骓。骟就是黑身白蹄的马。秦王李世民打洛水之战时的战马叫拳毛騧。騧就是黑嘴的黄色马。至于骠马,是青白色相杂的马,这种马在唐朝很流行。

老李还没有说完,黑马上点头,马蹄试着腾跃向前,我跟着摇晃起来。“它等不及了!绕着这座山包跑,我在山这头等你们。”老李一扬手,黑马如同射出的箭簇冲出了马场。我牢牢抓着缰绳,仔细观察着它的速度。原来它的温顺是装的。在主人老李的面前,它像一个乖巧的孩子。一旦挣脱了管束,身体里的野性骤然爆发出来。

同一匹马至少有截然不同的两个状态。它小步慢行,对我来说简直是受罪,非常颠,五脏六腑似乎全部移位,会产生一种锥心的绞痛。只有当它跑起来,达到相当快的速度,直到耳边响起风声,马鞍稳定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我才真正感受到骑马的乐趣。

起初,我对这匹黑马有所顾虑,它刚一提速,我就勒紧了缰绳。我手上的约束一放松,它就立即撒开四蹄往前奔。没跑多远,我又一次勒紧了缰绳。如此再三。我也逐渐适应了跑起来的速度,感受到它健壮身体里,喷薄而出的力量。这时,我忽然读懂了它的心思。它渴望奔跑,渴望草原,渴望酣畅淋漓的驰骋,渴望无拘无束的自由。

于是,我放弃勒紧缰绳,伏在它的背上,任它纵情疾驰。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当我还陶醉在美丽的景色时,老李已在约定地点招手了。就像送我出发一样,他要陪我们回马场。

第二天,我离开了那个马场,那片草原,告别了老李,也再没见过那匹黑马。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经常想,人都在寻找一匹马,为它解开缰绳,让它挣脱羁绊和困扰,寻找心中的渴望。只不过,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还在找。那匹马在马场里,在心里,在未知的某个地方。让我们找到心中那匹骏马,为它解开缰绳……

一晃十几年过去,已经22岁的大姐,和当兵的大姐夫结婚了。

除了打扫屋子,母亲还让我带着三岁的弟弟,到村前的公路上等着,迎接大姐和姐夫的到来。

那时候,公路上没什么车辆,连自行车也少见,汽车不来,一目了然。

我和弟弟望着公路的尽头,望啊望,眼睛都望酸了,还是望不见汽车的影子。我俩正是贪玩的年纪,在路边沙堆上掏洞,洞坍塌了,就堆积城堡,城堡坍塌了,重新再来。等好不容易听到一辆汽车的轰鸣声,我俩这才激动地跑到路口,等待着大姐和姐夫下车。谁知,汽车驶到路口,一刻也不停,呼呼开走了,后面飞扬起一股尘土的尾巴。原来,大姐和姐夫没来。

一连三天,我和弟弟按照奶奶和母亲的吩咐,一直在公路上等,等待着大姐和姐夫的到来,等待着会出现奇迹。这个奇迹,后来被大姐的来信打破了。因为当兵的大姐夫,因为时间紧,任务在身,来不及回来看望母亲和奶奶了……

直到2006年,大姐61岁那年,才圆了回平度老家的梦。一别51年,爷爷奶奶早已过世,母亲双目失明,大姐一头扑进母亲怀里,叫一声“婶婶”,哭成个泪人。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笛声吹满夏

夏天,有一片繁茂的绿地播撒什么,都盛开热情我念的人,那么近又那么远他白昼种瓜豆,夜晚吹笛或白昼吹笛,夜里照料瓜田他种植瓜豆的模样像挥舞画笔将理想和歌谣,一并编织进青翠的绿叶间他总把炽热的汗水轻轻拭去只说生机,只说希望却从不说炎热的煎熬夜晚,他站在瓜田旁月光下的笛声悠扬如同清泉流过心田

(龚凯健)

每当月光把大地照亮

疾驰的动车载着沉睡的人们穿过开满杜鹃花的季节到达一个叫梦想的城市每当我见星辰发光发亮每当月光把大地照亮就会有一个故事娓娓道来来自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许良才)

在旷野的一棵树上

在旷野的一棵树上一只松鼠跳跃从一个枝头到另一个枝头滴滴溜溜的小眼睛转动着它难以言说的愉悦

有一阵,它停在枝头的摇摆中两只前爪抱起了什么唇齿的动作只能试图用想象描述,旁若无人但我眼里,它一定明白我注视的目光

更远处,自视高大的楼房冷漠地望着匍匐而来的脚步我知道,如果这只松鼠还在枝头跳跃,它一定盯着我沉默寡言的背影

(刘本木)

父亲

父亲年轻的时候喜欢看地里的麦子和圈里的小猪也埋怨夜里的大风把庄稼吹得东倒西歪

现在的父亲,住在城里喜欢站在窗边看窗外的行人和来往的车辆时不时喃喃自语“现在该收玉米了”“又到了种小麦的时节了”

然后,回到沙发呆坐半晌

(董庆磊)

蝉鸣鸟鸣

树上的知了一直在提高嗓音声嘶力竭地尖叫“热死了,热死了”吵得人心烦意乱睡不好午觉

人的感受蝉并不知道依然不管不顾把分贝调得更高鸟儿不甘示弱也放开歌喉清脆的声音婉转在树梢

鸟鸣和蝉鸣皆是天籁之音在火热的阳光下唱出夏季的激情不一样的嗓门都一样的好听

(赵亚勇)

七月之花

夏季最细微的花开在最细微的穗头七月稻花,于午时风里把很灵敏的细香揉在午时风里揉在夜半的月华里传递给田园的酣梦以及伴它的时序然后,把一份执念珍藏于新嫩的稻壳酝酿成一穗饱满的稻米留与人间至味

(徐天喜)



乡情深深

□ 陈希瑞